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FV.2686*
27 May 1986

CHINESE

第二六八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格贝霍先生

(加纳)

成员国：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梁于藩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舒斯托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里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 为了技术上的理由重新印发。

下午 4 点 25 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部非洲局势

1986年5月21日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要求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以审议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侵略（S/18072）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先前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塞内加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阿根廷、博茨瓦纳、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南非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和恩戈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穆尼斯先生（阿根廷）、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奥拉马斯·奥列瓦先生（古巴）、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克里什南先生（印度）、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冯·斯切恩丁先生（南非）和查库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席。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津巴布韦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依照惯例、我提议，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根据《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有关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穆登基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法国代表。

克洛德·德凯穆拉里亚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告诉你，正如我的同事们告诉过你的那样，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安理会。自从你在此以来，我们发展了十分友好的情感，这表明我们两国现有的关系极好，我希望并相信，你在担任主席职务期间将成功地主持安理会工作。

我不会详细描述导致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的事件。南非再次使用武力袭击其邻国领土。继1985年袭击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之后，这次南非侵略政策的受害者是赞比亚、津巴布韦，而且又有博茨瓦纳。

法国政府获悉南非武装部队对主权国家入侵之后，立即严厉谴责这种行径。我们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奉命向南非政府表示了上述严厉谴责，并对威胁该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军事行动提出了强烈抗议。

请允许我表达我国政府对上述三国政府的同情，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慰问。

5月19日对南部非洲三国首都目标的袭击表明了南非及该区域局势的紧张和危险程度。

这些军事行动发生的时间正是南非邻国在处理其同比勒陀利亚政府关系时表现出极大克制的阶段。这些国家面临着不断增长的难民流入所引起的尊严与慷慨大方等问题；这些难民是在逃离南非国内的紧张局势和暴力。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影响该国和整个区域问题的根源。正如安理会所知，法国不遗余力地促使南非政府停止该政策。法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南非在其边界以外使用武装行动是不会解决南部非洲问题的。通过对话与谈判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袭击发生时，为上述对话创立条件的努力正在该区域进行。我国代表团希望，

努力能够继续，并能使南非朝着民主、非种族制度方面和平过渡。

主席：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主席先生，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同时，我还必须要提及我们两国人民与政府态度相似，有着特殊关系，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也是合作密切。我个人与你相识已久，我要冒昧地对你的远见卓识、稳健节制、谈判才能和韧性勇气表示赞赏。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

我听说，从许多方面看，上个月的工作十分繁忙而艰巨，很遗憾我上月不在。法国常驻代表克洛德·德凯穆拉里亚先生以其众所周知的才干、活力、敏锐和礼貌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他表达我们的感激和特别赞赏。

塞内加尔常驻代表代表非洲统一组织代理主席要求安理会在目前紧急会议上审议南非5月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侵略行径。事实是很明显的。种族主义政权已声称负全部责任，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此说明是否发生了侵略。如果还存有疑问的话，看看侵略定义，再回顾一下那些有时要求为种族主义政权缓和气氛的人所作的强有力而明确无误的谴责，也就足以解决问题了。在此需强调国际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因为这已是有些人企图使种族主义政权摆脱的一种孤立形式。

至于比勒陀利亚提出的种种理由，很容易一一驳倒。有人试图将这种侵略行径纳入同国际恐怖主义斗争范围内。如果是那样的话，耻辱就不复存在，胡言乱语却是至高无上了。我们也就不在此解决我们关于这一现象定义的分歧了。不过，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联合国已讨论多年，至今未获得一致意见。还想到两点：从目前的政治环境看，我们当中有些人原来可能支持南非的说法，这次却从一开始就拒不相信。

因此，他们认识到，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并非恐怖主义组织，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支持该组织的行动并非犯罪。其次，一个对自己国家的非洲人多数犯有恐怖主义罪行——20个月内死了1,600人——和对邻国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政权居然声称参加反对所谓国际恐怖主义斗争，这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接受的。真要是那样的话，那就无羞耻可言，只有荒谬绝伦了。

还有人提到了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设施一事。倘若在沙普维尔大屠杀发生之后，南非没有取缔该组织的话，本来也就不会有设施的问题存在。不管怎样，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些设施——一座别墅、一个包括两间屋子的办公室和一个难民营——被非洲人国民大会用来对种族主义政权发动武装进攻。还有人说，“在南非”发现的武器只可能来自北方，因此有必要袭击那个离南非边界远达五百多公里的首都，以此来堵死那条通道。有谁会相信一个对自己的所谓安全如此关心的警察政权不能在边界上截获那些武器？至于自卫的说法，我们不能接受，因为我们曾有机会强调指出，捍卫领土是在自己的边境以内进行，而不是靠派遣风险极大的远征军。

我不想占用安理会的时间。我们知道威胁何在；我们不应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去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侵略行径，并重申对这些国家的声援。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根据《宪章》，在加以谴责之后得出必要的结论。安理会曾多次以确凿无疑的理由谴责南非政权。该政权曾多次被认为犯有对邻国侵略的罪行。它不但没有根据《宪章》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而且不断践踏《宪章》规定的原则。因此，第六条是适用于南非的。也许可以指出，列入安理会议程的并不是驱逐南非，而是南非对三个会员国的侵略。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但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审议正是属于第39条的范畴。在南非过去进行的侵略之后，我们已经就各国单独和自愿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建议。因此，现在应根据第41条决定采取何种措施。

关于孤立南非政权并对之实行制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目前阶段，我们

不想就有关各方的反应预先做出判断，但我们要明确指出，正是比勒陀利亚自己选择了孤立，因其令人无法接受的行径而遭致国际社会对其进行制裁。不仅如此，我们在发言中也曾对南部非洲的安全表示过关注。我们就地区动乱对和平与国际安全造成的消极影响表示过关注。我们都同意，必须用各种方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都希望纳米比亚取得真正的独立。

我们认为，如果这种一致是真诚的，那当我们处理剥夺南非政权永久维持种族隔离的手段、为维护种族隔离而大搞区域霸权、以种族隔离的名义剥夺人民的权利这一问题时，这种一致就应表现出来。如果比勒陀利亚满以为自己可以不受惩罚地行动的看法得到加强，那我们也要对有计划地使用扩大化的暴力的做法负责，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就将沦为甜蜜的回忆。这就意味着安理会的集体使命——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将失败。

主席：我谢谢马达加斯加代表对我说的十分客气的话。

约翰·汤普森爵士（联合王国）：主席，你的能力不仅是理事会成员国和我本人，同时也是我的许多同胞所熟知的。你有力、明确和口若悬河地代表自己的政府。你的国家加纳与联合王国已经建立了许多特别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我高兴地欢迎你担任现在这一职务，祝贺你担任主席。

你的前任，我的朋友法国大使在四月份一系列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杰出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我要说，这并不出我们的所料。我们全都开始认识到每个理事国代表个人的品质，我必须说，主席的职位按月轮流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安排。这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公正不偏的重要性。

我要谈的是一个不幸的问题。我的国家英国同我们英联邦的伙伴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一样，对南非国防军在这些国家境内发动的袭击表示愤慨。用我国首相的话说，我们坚决彻底地谴责这些袭击。我们向我们英联邦的朋友不仅表示了同情，也表示了支持。我们一直站在他们一边。我们一直积极地帮助它们。我们将继续支持它们。

南非对此不要存有任何疑问。南非应知道，我们过去从未、将来也决不会支持跨越边界的暴力行径和南非非法对其邻国使用武力的做法。南非最近威胁要再次进行此类攻击，这是我国政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些进攻在联合王国和全世界都遭到了谴责。这种攻击只会加深南非的孤立，并且令人痛心违反了所有——我再说一遍，所有——南非人的长远利益。

谁能理解这种针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管理下的一个赞比亚境内的难民营的进攻？谁能理解又一次对博茨瓦纳的袭击？该国对南非不构成任何威胁，其武装部队保持在最低水平，而袭击发生时博茨瓦纳和南非政府正在为防止这类事件发生而进行讨论。这种行动使人对南非是否具有诚意产生疑问。谁能理解南非对自己国内的炸弹事件的控诉而它本身却在邻国首都哈拉雷放炸弹？正如我在这里多次重申和南非最近的事件所不幸地表明的那样，这种暴力将带来更多的暴力。南非人应当认识到，他们比其它任何人都更需要促进和平政治演变。

安理会必须谴责这些进攻；必须一致谴责这些行动，以便使南非政府理解根本无人支持它的破坏和侵略政策。同样重要的是，整个决议应当成为国际社会的坚定态度的一致表示，即应当和平地铲除种族隔离。南非的进攻提出了极为严重的问题，南非人民自己必须对此作出回答。甚至南非的报界——例如5月21日《开普敦时报》的社论——也说政府没有为进攻提出可以说服人的军事理由。

下命令进攻的人作出了什么判断呢？南非现在掌权的人要求怎样的未来？当这些英联邦的邻国正尽力避免进一步的流血和暴力，促进对话进程，从而在各方停止暴力的基础上结束种族隔离的时候，违反这些英联邦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怎么会有道理呢？

这些都是严峻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维系着南非黑人与白人的幸福与繁荣。正当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为执行其重要使命往返于卢萨卡和开普敦之间时，下令袭击是严重的估计错误。英联邦的倡议要达到的话为时不多了。我希望南非政府认识到，如果它破坏英联邦倡议的话，它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它必须认识到，英国人民憎恨种族隔离。我们愿意帮助以和平方法结束种族隔离，但南非政府不合作的话我们的这种意愿是有限度的。

去年10月英联邦政府首脑在拿骚同意审查进展和在6个月之后考虑进一步的行动。已经在为举行这样一次会议做准备。在这方面，我要提请南非政府注意我去年10月29日在大会中的发言。我注意到南非境内的改变主要产生于内部的巨大压力，而不是外部的制裁。但我指出，我们这些在南非以外的人当时是能起重要的作用的。我指出，我们应当鼓励那些积极谋求建设性改革的人。我说，我们一方面要采取各种积极步骤，另一方面要为改革施加巨大的压力。目前，这些压力包括强制性武器禁运和我国政府、我们在英联邦和欧洲共同体的伙伴通过的措施。我强调，我们政策的目的是要使南非政府认识到贯彻英联邦协定的五点内容的紧迫性和绝对必要性。

这五点是：南非必须（1）宣布将拆除种族隔离制度并为此目的采取具体和有意义的行动；（2）取消目前的紧急状态；（3）立即无条件地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它因反对种族隔离而监禁和扣压的人；（4）建立政治自由，特别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党派的现有的禁令；（5）在各方中止暴力的基础上，为了建立非种族和有代表性的政府，开始一个跨越肤色、政治和宗教的对话进程。

要贯彻这五点的话还有许多事要做，时间不多了。南非政府本周的行动使英联邦小组的工作更为艰巨。这是不可宽恕的行动。如果南非政府——我说“如果”——进行这些袭击的目的存心是要破坏英联邦小组的工作的话，它将发现它已经破坏了其人民的未来。小组的共同主席之一、奥巴桑卓将军说，尽管小组还未彻底完蛋，小组受到了重大打击。他说现在要看南非政府的行动了。确实，其回答必须是建设性的。另一位主席弗雷泽先生也说，英联邦的行动仍有希望。最好这样，否则南非白人的未来很暗淡。

我敦促南非政府极为认真地考虑——因为这涉及其人民的未来——如果它现在不积极响应英联邦小组的呼吁的话国内和国际上的后果。南非绝不应有恃无恐——绝不要指望我国的支持。如果南非不协助这一重大国际努力的话，其前景将极为不妙，这一努力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暴力和促进和平与公正的解决方法并取得成功。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比尔林先生（丹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5月份主席。贵国与丹麦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你十分得力地指导安理会求取建设性结果的工作中，你一定能得到我们的合作。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地赞赏你的前任、法国大会履行他繁重任务的努力。已故的雷蒙德·阿伦自称是国际政治的一名忠诚的“观察者”。德凯穆拉里亚先生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国际政治中一名忠诚的“行动者”。

我相信，大家对于被迫讨论南非又一次完全无理、无端地侵略邻国的行动感到非常愤慨和失望。

南非最近武装袭击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三个邻国，表明它完全不顾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某些最根本的原则。丹麦与这三个国家都有着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对它们再次遭受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侵略感到愤慨。我国政府已经向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以及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三国政府表示同情，并同欧洲共同体伙伴一起强烈谴责这些袭击。

南非选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个难民营作为它袭击目标之一，这就特别可憎。南非当局不断的残酷迫害已经迫使大批人逃离家乡，到邻国避难。这些邻国根据最高尚的人道主义传统，热情而慷慨地接收了这些难民。

尽管这些袭击在国际上普遍遭到一致的谴责，南非看来还是决定使这种行为成为南非蓄意使用暴力和侵略的政策的一部分。南非总统在袭击后发表的讲话中警告说，南非将继续进行袭击，并有能力和决心消灭非洲人国民大会。国际上呼吁南非政府撤销其对非洲人国民大会、阿扎尼亚泛非大会及其它政党的取缔禁令，可是南非政府却不予置理，继续徒劳地残酷镇压，企图摧毁这些组织，这就再次突出地表明，它所谓争取南非根本改革的愿望是虚伪的。正当英联邦名人小组进行严肃、认真努力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更加令人遗憾。

只要南非继续藐视国际社会要求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实现纳米比亚独立、尊重邻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致呼声，我们就不得不强化对南非政府施加的压

力。值得庆幸的是，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对南非采取措施。丹麦仍然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实行强制性制裁是国际社会可以运用的最有力武器，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南部非洲的黑暗、不平等和侵略得以终止的目标。然而，我们仍然同北欧邻国、欧洲共同体伙伴一起，在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中积极参加其他的努力。在国家一级，我们已采取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措施，在今年将使得丹麦和南非间的经济联系全部停止。丹麦对比勒陀利亚政府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比迄今为止任何国家所采取的都更为影响深远。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激励其他国家。

鉴于南非继续无视安全理事会的决议，我们必须采取一致行动，防止南部非洲发生灾难。让我们不要错过现在各国呼声一致的机会。

必须使南非认识到，只有通过对话，认真寻求正义，才能在那一地区建立和平。

主席：我感谢丹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舒斯托夫先生（苏联）：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祝愿你指导安理会工作取得成功。在联合国的多年工作中，我们了解你杰出的职业素质与才干，深信你是安理会中一位技术娴熟的权威性领导者。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4月份的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德凯穆拉里亚大使。

世界又一次目睹南非暴力升级。正当非洲各国人民和一切进步人类庆祝“非洲解放日”的前夕，正当讨论非洲大陆经济发展紧迫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召开前夕，遭到无端侵犯的非洲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受到了一次公然的挑衅。国际法律秩序和文明行为的准则遭到彻底的蔑视。种族主义政权武装袭击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博茨瓦纳，造成死亡和破坏。但这一侵略不仅仅是对直接受害的三个非洲国家犯下的罪行，这一侵略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南非军情集团的这一新罪行是种族主义分子不断侵犯非洲各独立人民记录中一起新的侵略行动。

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以武力威吓三个非洲国家，迫使它们放弃对南非爱国者的正义事业的支持，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屈服于比勒陀利亚意志。种

族隔离政权正企图依靠在国内进行血腥的残暴行动以及对邻国的侵略来延长它的寿命。

这再次证实了一条牢不可破的真理：国家形式的种族主义是对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它是无法改良的，必须立即、彻底地加以废除。

在南非突击队对位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里以及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周围的目标进行土匪般的袭击之后，在南非空军对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附近的南非难民营地进行袭击之后，苏联政府立即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该声明已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其中指出：

“苏联政府坚决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对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赞比亚的袭击。苏联政府遵循其支持各国人民普遍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强烈要求南非当局立即停止它的恐怖和暴力的罪恶政策。”（S/18070 英文第2页）

要估计南非最近这次侵略行动的规模，我们不赞同《纽约日报》的话，这次相互协调的袭击是25年来比勒陀利亚进行的范围最广的军事行动。

许多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这里宣布南非军事集团最近犯下的这一罪行是针对邻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苏联代表团赞同这种看法。在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对自由非洲所有国家袭击的办法扭转民族解放的进程，然后又利用反击来巩固其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侵略行径同其大西洋彼岸保护者的行径在风格和方法上是相似的，这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包括最近对利比亚的野蛮袭击及其对其它热爱自由的国家的威胁已经成为被白宫宣布为美国的历史盟友的南非政权仿效的一个模式。

正当南非一次又一次地侵略前线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却在华盛顿对匪徒萨文比次上宾相待，而且增加对正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领土上活动的反政府组织的援助，向它们提供最新式的武器，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所有这些协调的行动都是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附带提一下，在昨天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

美国和南非代表的发言在内容和精神方面极为相似。两者都提到反对恐怖主义的必要性，企图为自己对其它国家的武装行动进行辩护；两者也都以相似的方式威胁其它国家，扬言要以自卫的名义再次采取行动。这些例子都是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实际表现。

每当问题涉及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美国总是毫不犹豫地采用政治、经济和其它的制裁手段，我们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古巴、尼加拉瓜、波兰、利比亚以及其它一些国家也都是实例。然而，当问题涉及南非的时候，美国突然认为制裁对南非不适用。白宫代表在南非袭击三个非洲国家之后说过，“我们认为制裁不是解决办法”。

各帝国主义烈强怂恿南非的罪恶行径。南非力图阻碍非洲国家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以及进一步努力战胜过去殖民地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愿望。在安全理事会里，也正是这些力量阻挠对南非侵略者采取有效和具有约束力的措施。

苏联坚信，只有在南非以及在联合国有五十多个国家代表的广袤的非洲大陆的南部地区铲除非人的种族隔离制度，才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才能够建立合作与睦邻关系。最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莫伊塞斯·马谢尔阁下的时候表明了这一立场，他强调指出：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代表大会上，我们指出苏联赞成政治解决国际危机、并且准备加紧集体努力寻求在世界各个区域解决冲突局势的方法。这里指的也包括南非。现在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放弃以该区域冲突为借口干涉非洲主权国家内政的徒劳的企图，必须考虑到当地人民的合法利益。我们准备同所有那些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赞成南非实现自由、正义与和平的有关方面一道，立即着手制定适当的措施。前线国家人民、以及在西南非人民组织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纳米比亚和南非的爱国力量可以肯定得到苏联坚定的声援和对其正义事业的支持。”

在本月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多斯桑托斯阁下访问苏联的时候，苏联对一直在争取独立的安哥拉和其它前线国家的人民表示有力的声援。苏联和安哥拉就南非局势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了在南非实现和平的唯一现实和可靠的途径。公报指出：

“南非局势要求立即政治解决。为此，首先必须制止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针对前线国家的侵略政策、制止南非对这些国家内政的干涉，并且停止使用恐怖分子和雇佣军组织。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安盟傀儡集团的军事和其它形式的援助，必须放弃向主权国家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企图。”

苏联呼吁安全理事会不仅要正式地谴责南非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袭击，而且也要采取最坚定有力的措施制止南非当局对邻国推行的罪恶的恐怖和侵略政策。苏联政府在1986年5月20日发表的声明指出，鉴于我们星球和平前景的利益，必须满足国际社会的要求，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阿吉拉尔先生（委内瑞拉）：主席先生，本月份我们能够在你的干练领导下工作感到非常荣幸。在同你在安理会共事的几个月里，我们看到了你的职业才干、智慧，谅解态度以及一贯的彬彬有礼。因此，我们坚信，你会非常成功地履行委托给你的重大和棘手的任务。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再次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最广泛的合作。

友谊、但首先是正义使我们现在愉快地热烈祝贺法国常驻代表德凯穆拉里亚大使，因为他出色地完成了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的任务。我们知道，由于安理会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和处理的问题的复杂性，四月是一个特别困难的月份。

联合国在审议南部非洲由于南非政府1948年正式采取并从那时起大力推行的种族隔离罪恶政策而长期存在的痛苦局势方面到底耗费了多少时间和金钱，我们

对此没有确切的资料——也许这类资料是无法获得的。审查一下这些数字，便会得出令人震惊的结果。但我们不必得到这些资料便可作出结论：联合国尽管进行了努力，但却无法说服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相信，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显然违反了《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事实上，安理会、大会和许多其他联合国机构通过的无数决议毫无效果。

同样清楚的是，某些国家推行的企图通过说服和对话改变南非政府态度的政策也没有取得明确结果。证明这一政策失败的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我们正在审议的对邻国的侵略行径恰恰是在英联邦知名人士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时候发生的。

如果对统治南非的种族主义少数人的态度还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该政府代表昨天下午的发言就明确表明，这些努力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我们再次听到了一些空话、含糊的许诺，但没有任何具体的承诺来使我们有理由希望，该政府至少是愿意改变其行为。相反，我们从那篇发言中看到，南非政府继续推行其对内镇压，对外侵略的政策。

种族隔离政策自从1946年来一直出现在联合国的议程上，尽管人们一再呼吁，四十年来却没有取得什么结果。这一点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在是采取比以往更有效的措施的时候了。

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在今年2月11日辩论南部非洲局势的第2659次安理会会议上，我们得出了上述结论，并提议根据《宪章》第七章执行适当的强制性措施。光是回顾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此，我们完全同意安理会中不结盟成员提出的临时决议草案第6段中中肯的提议，即请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确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径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决定向南非政权实行以下有选择的经济和其他制裁，作为和种族隔离制度进行斗争并在南部非洲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有效手段：取消在南非的所有新的投资；禁止销售南非金币及任何其它在南非铸造的钱币；取消有保障的出口贷款；在体育领域和文化关系中进行限制；禁止在核领域中签订任何新的合同，禁止出售任何计算机设备。

我目前为止基本上谈的是种族隔离政策，其理由十分简单，即我们相信，安理会这一系列会议讨论的具体课题——比勒陀利亚政府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侵略行径是这一政策的直接结果。人们多次正确指出，这一政策是造成南部非洲悲惨局势的基本根源。

当然，我们强烈谴责这些侵略行径，同情受害的政府和人民所遭受的令人痛心的生命损失。我们同样赞成要求南非政府向这些国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作出充分和足够的赔偿。我们重申声援南非人民进行合法斗争，以彻底粉碎种族隔离，在以下基础上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的多种族社会自决，建立多数人的政府的原则，让南非人口中的所有团体充分和自由行使普选权。

最后，我们支持安理会中不结盟成员提出的整个临时决议草案，并将投票赞成其原本案文，让它的修正案由安理会各个理事国之间达成协议。

主席：我感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杜基先生（刚果）：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五月份主席。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你尊敬的前任、法国常驻代表德凯穆拉里亚先生致意。

和以前边境外的袭击一样，南非5月19日对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的袭击猖狂违反了国际法和《宪章》的条款。它们激起了全世界的强烈义愤和震怒。和过去谴责侵略该地区其他邻国一样，刚果谴责侵略这三个友好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成员。

南非种族主义者拒绝聆听国际社会理智的呼声，再次暴露了它的本性。这些对邻国一再有预谋的袭击表明，种族隔离的推行者正企图挽救其种族主义政权。它们这样做严重威胁了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同时也使人们对国际社会和安理会产生疑问。

种族隔离政权的傲慢猖狂之至。但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贯采取的对内镇压、国家恐怖主义和高压手段怎么也确保不了它的生存。造成该地区混乱的根源——种族隔离必将被拆除。

因此，为了声援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受害者政府及家属，安理会必须从过去几天发生的不幸事件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为了和平，安理会必须发出明确的信息，反对武装侵略政策和在南部非洲制造动乱的政策。我国将支持安理会为此目的采取的任何行动。

主席：我感谢刚果代表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甲盛实先生（泰国）：我愉快地代表泰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你作为一位老练的外交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所具有的杰出品质给你的同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还逐渐开始赞赏你在联合国兢兢业业、庄重地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方式。贵国加纳，是泰国的好朋友，你们一直并继续强烈主张非殖化和让仍在外国统治与占领下的人民获得自决权。因此，贵国的一位杰出的代表在这一时刻主持安理会的讨论是相宜的。

还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的前任、法国常驻代表克洛德·德克穆拉里亚大使阁下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他在多事的4月份主持了安理会工作。在他具有的许多令人难忘的品质中，我们对他的敏锐和风度翩翩尤为钦佩。

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公然进行的武装袭击使南部非洲已经紧张的局面恶化了，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对这三个国家犯下的侵略行径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这些行径是南非侵犯前线国家和邻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最新罪行，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破坏了整个地区的稳定，从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国代表团最强烈地谴责南非的这一行动。我们还注意到，南非的飞机袭击了一个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管理下的难民中转站。由于泰国熟知自己地区的难民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一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同国际社会一样对此感到愤慨。我国代表团还要对南非轰炸和其突击队袭击三个国家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表示痛恨。我们向有关政府和死者家属转达深切的慰问。

我要在此引述泰国外交部的声明：

“泰王国政府极其遗憾地获悉，1986年5月19日，比勒陀利亚政权悍然动用其空军和地面部队袭击了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泰王国政府强烈谴责这些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新的侵略行径。

“在向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人民表示深切慰问和无比悲痛的同时泰王国政府呼吁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停止对其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非法和敌对行为。

“比勒陀利亚政权必须对造成的后果负全部责任。”

南部非洲所有问题的根源仍然是比勒陀利亚政权推行的镇压性政策和种族隔离的做法。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存在，其受害者就会继续逃离南非到邻国寻求避难，然而，这些国家在接纳这些难民中发挥的人道主义作用却招致南非部队的武装袭击和比勒陀利亚意在颠覆其政府的险恶措施。我们不仅要继续确认这些国家给逃避种族隔离的难民提供庇护的权利，而且要打碎种族隔离制度，以便铲除根源本身。

就在今年二月，安理会通过了第581(1986)号决议，其中，安理会

“强烈谴责种族主义南非最近威胁要对前线国家和其他南部非洲国家发动侵略；

“严正警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要对独立的非洲国家采取侵略、恐怖主义和颠覆行动及利用雇佣军；

“……呼吁南非完全尊重国际边界的神圣性；

并且

“要求立即废除种族隔离，作为通过全体人民在一个统一和不分裂的南非充分和自由行使成人普选权建立一个以自决和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的必要步骤……。

此外，40年来，联合国一直在处理这一问题，但局势进一步恶化了。比勒陀利亚政权坚持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它最近的行动表明了其日益嚣张的气焰和骄横的态度；它离体面和文明的国际大家庭越来越远。国际社会对这样一个政权采取严厉的协同措施的时候到了，因为任何其他努力都已证明是虚幻和无效的。

我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的立场是鲜明而一贯的。泰国始终如一地最强烈反对和坚决谴责南非的侵略行径和任何外国占领以及一国对另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要求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停止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立即向有关政府赔偿造成的一切损失，以及停止一切侵犯邻国的行为。此外，我国代表团要求南非停止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和做法，并且毫不拖延地遵照联合国的有关决定，以便铲除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建立一个以自决和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民主社会。

因此，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将对安理会面前的S/18087文件所载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主席：我感谢泰国代表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我首先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五月份主席。贵国在已故夸米·恩克鲁玛的领导下发挥的历史重要作用以及今天在罗林斯少校的革命领导下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都强调了非洲各国人民斗争的重要性。你众所周知的外交技巧肯定会发挥重要作用使安全理事会的审议成功。

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安全理事会上月份主席，法国代表德克默拉里亚先生，他以罕见的智慧和技巧主持了安理会。

我们曾在非洲集团内部达成协议，由坦桑尼亚代表团以本月份非洲集团主席的身份代表我们，所以本来我们今天不打算发言。此外，在我们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兄弟以及反对种族隔离委员会主席发言后，我也没很多话要补充的。然而，由于美国代表昨天在安理会的发言中诬蔑我国，我今天不得不发言。

我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白色定居者种族主义实体对三个非洲姊妹国家——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野蛮、恐怖和卑怯袭击。这一侵略行为公然违反了国际法的所有准则，这最为明显不过的国家恐怖主义。上个月我们在安理会的预言已成为现实。当时我们警告说，我国已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对我们和平城市的卑怯的恐怖主义袭击；任何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受到民众国所受到的袭击，事实上它将会袭击为自己的尊严、独立和不结盟而自豪以及珍惜自由和独立原则的任何国家。

我们目睹了自由的敌人和人民的敌人狼狈为奸，播放同一张破烂唱片——反恐怖主义的唱片。他们都虚伪地谈到关于自卫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美国当局骗人地以《联合国宪章》为借口。今天，南非种族主义政府也利用同一借口。这是美国这个恐怖主义国家采取的经过歪曲的欺骗人逻辑。当今世界上，它的两个私生子——南非和被占巴勒斯坦上的种族主义反动政权——也跟着唱合这一歪理。

美国使用的办法就是被占巴勒斯坦上种族主义政权诉诸的办法，也是种族主义

南非诉诸的同样办法。它们全都使用同一逻辑，同样的措词，连一点变动也没有。种族主义政权总统博塔讥讽和轻蔑地说，美国和联合国谴责了恐怖主义。他把他的部队的作为与美国部队对利比亚的行动相提并论，他还把他的部队所作所为与种族主义实体对突尼斯的行动相提并论。他甚至更加狂妄地说：

“尽管有人可能在联合国吵闹和控诉，我们仍然将采取某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同样的办法与恐怖主义进行战斗。”

博塔还说，他对他的安全部队所采取的行动负完全责任，象里根总统祝贺自己的部队一样，他也祝贺这些部队，他用的词都同里根总统用的一样。他说他准备再次采取这种行动。博塔的榜样和他珍视其原则的那个人便是恐怖主义的美国政府的总统。里根总统对民众国也使用了同样的借口。他的另一个榜样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实体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多次袭击阿拉伯国家所使用的借口。侵略者的逻辑和借口如出一辙，毫无二致。他们毫颜无耻地针对热爱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采取最明显的国家恐怖主义。他们坚持控诉被压迫者和热爱和平的国家实行恐怖主义。他们认为，联合国是恐怖主义的倡导人，有人公开指责联合国，其他人则为摧毁联合国而对其施加财政压力。白人定居者认为攻击自由和人民的家园以及侵犯主权和独立国家的神圣性是合法的，他们认为那是自卫的合法行动。它们还认为，在安全需要的借口下占领他国领土是合法的，在安哥拉发生的事件，对莫桑比克的干预、占领黎巴嫩南部、巴勒斯坦和戈兰高地也都一样，它们还要求尼加拉瓜政府解散其军队。

由于利比亚支持巴勒斯坦、南非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它似乎支持恐怖主义因此，利比亚的财产被没收，神圣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受到袭击，儿童被杀戮，城市遭轰炸。我们知道发生在安哥拉、博茨瓦纳、黎巴嫩、莫桑比克、突尼斯、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事件。袭击利比亚被认为是合法的，然而，与南非勾结向萨文比提供导弹袭击安哥拉人民也被认为是合法的。

此外，按照美国的逻辑，这不是恐怖主义行径。正如尼加拉瓜的叛乱军是自由战士一样，萨文比也是自由战士。我国代表团重申，美国过去和南非种族主义政府现在犯下的行径的确成为危险的先例。如果安全理事会不采取现实有效措施，就会出现接连不断的侵略行径。事实上，今天就有对叙利亚的威胁。这些不过是在美国政府支持下的种族主义政府在被占巴勒斯坦进行新的侵略行径的迹象。按照殖民主义者的西方逻辑，克制、常识与明智都不解决问题。西方接触小组是干什么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干什么的？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和非洲国民大会之间调解的知名人士小组取得了什么成果？是谁在拒绝遵守联合国决议？难道不是美国政府及其盟国吗？是谁在拒绝对南非实行制裁？谁在继续支持南非当局？难道不是美国政府吗？我们在最高一级看到了政治上的虚伪。我们看到美国政府谴责南非的侵略行径，同时它自己也进行侵略；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当以色列袭击突尼斯时向它表示祝贺。如果美国象昨天有人告诉我们的那样真有诚意，它就必须同意刚刚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草案。它必须停止向南非提供武器。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政治虚伪。当被占巴勒斯坦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天然盟友继续得到美国提供的国际恐怖主义武器时，我们是不可能结束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部非洲小国人民的侵略行径的。我们只有实现我们亚、非两个大陆斗争的团结才可能结束那一联盟。

我国代表团不会停止谴责。我们不会停止谴责南非的侵略行径。我们在民众国人民支持下强调，我们同非洲人民遥相呼应。我们声援阿扎尼亚人民为推翻南非白人少数统治的正义斗争。我们应出些力。我们应认真地采取行动。我们应负起国际社会的义务。我们有责任结束在存在种族歧视的非洲大陆上猖獗的这一瘟疫。

我们不能上美国政府的当，因为这不过是任何人都不能相信的“两面手法”和政治虚伪。这是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的政策，是对热爱和平人民智慧的侮辱。那些向它们盟友施加压力的人，那些向盟友施加压力，进攻古巴、尼加拉瓜和安哥

拉的人。他们似乎不愿对南非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南非黑人不代表一个民族。他们认为，黑人不是人。整个美国政府及总统隆重欢迎一个苏联移民，因为他能占据巴勒斯坦并把巴勒斯坦人赶走。但是在南非有成千上万人被杀时，我们看不到美国政府的热忱。在南非被监禁领导人和在以色列监狱内数以千计巴勒斯坦人问题上，我们看不到美国政府的同样热忱。它尽量保护巴勒斯坦和非洲大陆的种族主义政权。同时，它使用政治虚伪和两面手法来鼓励种族主义分子犯罪。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意味着对南非的直接支持吗？难道这不是直接支持南非吗？

白宫一位发言人的声明不能使我们相信，美国及其盟国没有在袭击赞比亚、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中同谋犯罪。南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政府及其盟国的同意是不可能进行此种侵略行为的。

尽管存在许多决议，我们面临着种族主义政权的又一挑战。我们在改变种族隔离政权，不管是巴勒斯坦的还是南非的种族政权政策方面还未取得成功。

我们现在想要打蛇，但蛇头却是美国政府。它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头，正是该政府鼓励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和南部非洲上种族主义政权。我们相信，正如安哥拉、莫桑比克、津巴布韦、尼加拉瓜、古巴和越南各国人民一样，南非人民必须取得胜利。我们还相信，正如民众国英勇抵抗美国的傲慢及其法西斯工具撒切尔一样，人民必然胜利，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必然失败。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立场，我们对安全理事会不抱大希望。他们会象为辩护对利比亚侵略那样使用否决权再次使用否决。为辩护南非侵略，否决权还会被使用。但我们必须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向讹诈屈服。我们不能向侵略屈服。非洲大陆小国人民必须同世界上热爱和平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一道结束这些侵略行径和永远摧毁种族隔离制度。

主席：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博茨瓦纳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勒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我们非常高兴地看见你，加纳和非洲一个杰出的儿子担任安理会五月份主席。我们将你作为一个人、一位外交家、一位同事和一个兄弟而对你抱有极高敬意，对你天才的能力十分敬佩。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对你领导才干的信心是没有丝毫疑问的。

我们也对你的前任，法国大使表示同样的感情。我们相信，人们将永久怀念他在上个月以天与伦比的方式指导安理会的审议。

11个月前，我们来到安理会控诉南非突击队员入侵我国首都。安理会立刻做出积极的反应，通过了第568(1978)号决议，并派遣一个调查团到我国首都哈博罗内，对突击队造成的破坏进行详估。

安理会第568(1978)号决议谴责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博茨瓦纳进行的所有侵略、挑衅、骚扰、包括屠杀、恐吓、劫持和破坏财产的行为。”

并要求

“南非充分和足够地赔偿由于此类侵略行径而使博茨瓦纳遭受的人员伤亡与财产破坏。”

这是不到一年以前的事。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既没按照安理会的要求进行赔偿，也没表示出停止对我国进一步侵略的意思。恰恰相反，在本周星期一清晨，南非的突击队又来到我国首都进行同样的活动，即进行更多的屠杀和破坏。他们就象一群太空时代的恐怖主义匪徒，乘坐配备大量武器的直升机在一个靠近我国首都、当时正处在沉睡中的小村子降落，残暴地杀死了一位博茨瓦纳人，又伤害了三个人，还破坏了一个博茨瓦纳人住宅；这个人也许连ANC三个首字母缩写代表什么都不知道。

事实十分清楚，南非少数白人政权认为被“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匪徒”用做休息营地的英哥迪沙恩这个小村中的那个房屋群中甚至连难民也没有，更不用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匪徒了——估且不说在博茨瓦纳本来就没有这些匪徒。租用那套房子的是我国自己的国民。不管怎么样，自1985年6月14日对我国首都进行的野蛮残暴的入侵——在那次入侵中有十多幢难民租用的房屋遭到了破坏，其中一些是私人所有的——以来，我们认为在我国首都的南非难民寻找住所而遇到了许多问题。我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问题呢？这不仅是因为博茨瓦纳人不愿将自己的房子租给难民，而且也不愿让他们做自己的邻居。我国人民总是害怕南非人故伎重演这一决非虚构的可能性，害怕1985年6月14日的悲剧重演。他们不愿意甘冒风险，将房屋租给难民。我之所以谈到这点，是为了表明，在星期一遭到攻击的地方是不可能为难民租用的，更不会为南非所谓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匪徒”所租用。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在博茨瓦纳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匪徒，从来就没有。

南非的突击队在那里又发现3个博茨瓦纳人，其中1人被杀，2人受伤。这就是为什么南非大使昨天拿不出证据来说明突击队到那儿不是杀害我国人民，而是另有目的。在徒劳地企图减轻他那杀人成性的政权的羞耻时，他所能做的只不过是在安理会令人厌烦地重述其关于我们窝藏“恐怖主义份子”这一老掉牙而又毫无根据的指控。

任何了解我国和我们做事方式的人都应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要隐藏。我们所庇护的是难民，不是恐怖主义份子。我国外交部长齐耶普小姐于去年6月21日在安理会指出：

“事实真相是，我们从未允许，决不会允许，今后也不会允许我们难以承受打击的国家被用作针对南非的游击队活动基地，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

(S/PV.2596, 英文本第6页)

比勒陀利亚少数白人政权十分清楚这一事实。该政权清楚我们在寻求和平共处方面费了多少心血。在获得独立以来的二十年中，我们从未背弃我们自保的政策，即甚至那些我们与之有着共同斗争，深深地分担着其痛苦的人也不允许携带战争武器进入我国或以我国为基地对我们的任何一个邻国发动战争。

我们对难民的处理则是另外一回事。我国总统奎特·马西雷先生曾几次表示

“尽管南非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有可能对我们使用这一力量，但我们对法治的信念是不可摧毁的……”。

我们决不会置南非种族主义暴政的受害者于不顾，不管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决不会对自己正在受苦的同伴麻木不仁。

我们从未停止与南非就我们共同边界的安全进行对话。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坚持忍受着它对阴谋和欺骗的偏好。实际上，为了表明我们致力于南非共处，今天5月23日星期五，我们的官员计划会见白人少数政权的官员，讨论边界问题。是的，请想象一下这种阴谋。他们邀请我们今天会谈，我们同意了，但就在会谈前仅只四天的时候袭击我们的首都，破坏我们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居心不良的作法非常清楚。我们在1985年6月14日也是在讨论边界问题的类似会议召开前夕，遭到攻击。

星期一的进攻是可耻的欺骗行为还有另一个理由。我们在今年3月与南非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会上使我们有理由感到诚意是得到赞赏的。我们不得不在国外为南非威胁要谋杀和我们无法保证其安全的难民寻求庇护所。全世界知道去年6月14日袭击中遭到破坏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住址和办公楼还没有重建，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我国负责平民事务的官员由于害怕险遭不测而不得不离开。

什么是问题的所在？问题之所在并不是我国保护了南非的敌人，只不过是我們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从不隐瞒完全支持南非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愿望。我们必须这样。我们无法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爱好和珍惜自由。我们对法制的尊重和

对民主生活方式的毫不动摇的承诺促使我们与正为在南非建立民主社会进行斗争的南非人民携手战斗。

问题在于我们继续认为没有理由，没有任何好处与一个一贯违反抱有诚意签订的协议的臭名昭著的国家签署一项不侵略条件。问题不是我们好象被发现与南非内部的事件有某种关系，只不过是我們不愿被一项不侵略条约奴役，因为这种条约不仅把我国变成南非自由斗争的一个驯服的缓冲区，而且将迫使我们承担义务执行我们即没有能力，道义上也不想做的仆从任务。

我们憎恶暴力，因为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憎恶以种族隔离非人道政策为代表的暴力。我们憎恶种族隔离政策制定者对南非黑人大多数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我们毫不畏惧和明确地憎恶自从1984年底以来毫无必要地浪费和夺去一千六百多名年青南非黑人生命的种族主义恐怖行为。这就是我们憎恶的暴力。这就是我们憎恶的恐怖主义。

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憎恶南非人民在把自己从种族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时采取反恐怖行动。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战斗。我们没有枪交给他们为解放进行战斗，但我们理解他们为什么把暴力作为变革的一种手段。

博茨瓦纳本来赞成在饱经折磨的南非进行和平变革，而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流血。流血与我们或南非的其它邻国没有任何关系。南非的年青黑人吃够了种族隔离暴行的苦头，因此决定为自由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是自愿的——没有得到来自他们祖国南非之外的任何挑唆。

因此，南非的暴力有一个解决方法。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确知暴力的根源。这一暴力的根源就是种族隔离。我想我们都同意这是南非暴力的根源。甚至那些急于为南非辩护的人也会同意该国的暴力根源是种族隔离，它产生于恐怖主义，比勒陀利亚的白人少数政权企图以此永久保持白人的特权和黑人的痛苦。因此，有理由指出，南非的和平与该国以任何形式存在的种族隔离瘟疫和

白人至上主义的可耻理论格格不入。甚至所谓的改革也拯救不了该国，更不用说借口邻国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他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并因而威胁了改革进展而对无辜邻国一再进攻。种族隔离所代表的罪恶——十足的罪恶永远也改革不掉，必须加以铲除。

时间已不早了，不幸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南非白人统治者准备进行和平变革。他们被种族主义蒙住了眼睛，陶醉于有能力对南非被压迫人民及其邻国施加暴力，因而错误地认为有时间修补种族隔离制度。他们一开口就吹嘘自己拥有可以致人死命的力量。他们显然致力于把他们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南非，这一方法一定使他们处于统治地位。因此，他们在星期一抛弃了英联邦知名人士的倡议。他们于英联邦知名人士在开普敦的时候进攻了三个英联邦国家。显然他们邀请知名人士到开普敦会谈并无诚意。那么，我们要问，谁还能说他们要和平，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几千个年青的自由战士要延长使用暴力？南非白人少数政权不要和平。它要的是固守现状。

那些相信英联邦奇迹的人——我不排除我国——对知名人士的倡议寄予极大的希望。实际上，知名人士第一次访问南非和他们会见纳尔逊·曼德拉的报道使人产生的印象是理智开始在种族隔离的国土上开始占了上风，兰开斯特大厦式的奇迹即将把该国从失去机会的悲剧中拯救出来。不幸的是情况不是这样的。后来发现南非白人统治者无法摆脱他们把自己和人民推上的自杀道路。以武装强盗劫机者和海盗惯有的残暴，他们入侵了三个英联邦国家，其中有两个是监测知名人士小组的进展的六国小组成员。

如果知名人士的倡议还未失效——还未被南非扼杀——也必须看到它受了重伤和变了形，现在只能放在轮椅上，这就是说活着跟死去也差不多了。前些天据说知名人士说他们的倡议还未完全死亡。这些知名男女政治家小组所作的这一声明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使命从在拿骚诞生时就注定要失败。这一使命必定失败是因为它为了生存靠希望过日子，甚至为希望而希望。

这就是南非的悲剧，种族隔离的悲剧。安全理事会必须明确无误地要南非规矩一点。另一方面，南非的卫道士必须认识到，他们对这个不可救药的和平破坏者的放纵态度明确地鼓励我们次大陆的动乱和流血事件。必须迫使南非撤出安哥拉，它现在正在那在与萨文比匪帮勾结，把这个前线国家的南部地区变成一片废墟。必须迫使南非撤出国际领土纳米比亚，南非在那里的存在早已被宣布是非法的。南非必须让南部非洲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愿望，自由、和平地决定它们自己的命运。

主席：我感谢博茨瓦纳代表对我讲的很客气的话。下一位发言人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讲话。

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亲爱的兄弟，看见你这样一位能干和具有令人钦佩品格的人主持安全理事会使人十分高兴。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和上月份主席法国代表德凯穆拉里亚大使一定同样感到自豪。我赞扬两位主席主持安理会4月和本月的工作。

现在讨论的不是新问题，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在南非作祟的老问题，它们的后台总部在美国，它手握否决权，闲占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人类的两大敌人——即犹太复国主义支配下的南非和美国——上演了两处惊人骗局，任何人无论怎么天真都可以看穿。第一个骗局是种族隔离政权自诩为民主代表，第二个骗局是美国捍卫人权的把戏。比勒陀利亚根据任何标准都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反人类的政权，但它却恬不知耻充当民主的卫士，它的代表5月22日的发言就是一个例证。而美国则是南非的坚定支持者。

安全理事会没有能力迫使种族隔离政权放弃它那可恶的政策和行径，因为美国时刻准备使用否决权来破坏安理会多年前就可能进行的崇高努力。

人类的两大敌人十分自信，对电视报导残酷的警察行动和对南非邻国的军事袭击满不在乎。说到底，容许对这种罪恶暴行稍作报导以炫耀民主，平息美国公众舆论，是很好的手段。重要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稳定与

安全，它得到美国政府无保留的支持。同样这个美国，对人权稍微遭到一点侵犯就坐立不安，美国总统里根一听到这种侵犯人权的情况就无法安眠入睡。

利比亚必须被轰炸、被导弹袭击，因为至少在美国看来，利比亚被指责支持恐怖主义。一次电话交谈或一份利比亚使馆密码通讯的破译显然已使美国总统阁下确信这些指责为事实。因此，他命令无处不在的美国军队采取“适当”措施。利比亚被导弹袭击和飞机轰炸；无辜平民，包括一个女婴儿被杀。现在，这些美国新闻机构又声称，对德国舞场的爆炸和罗马机场行动要负责的是叙利亚，不是利比亚。真有意思。

第一，既然如此，对利比亚进行的国家发起的恐怖主义罪恶袭击怎么算？利比亚的无辜牺牲者怎么算？他们显然成了美国难以满足的巨大侵略欲望的牺牲品。第二，对叙利亚的指责是否可信？这一点只有等对叙利亚执行了必须的指示之后才能清楚——这一次不再使用美国海军部队，而是使用为此目的而建立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基地。但是，美国依然是人权的无可争议的保护者，国际恐怖主义的劲敌——实在叫人费解。这里有两个骗局：南非声称代表民主，美国自称保护人权、反对恐怖主义。假如安理会看不出美国与南非上演的这两场同事并行的骗局，那倒真是出人意外了。

南非的所谓民主政权的博塔先生阁下认为其对三个邻国的军事袭击同美国对利比亚的袭击以及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基地对突尼斯的袭击是同一类型的。我认为他说得对。所有这些侵略行径都有同一特点。然而，博塔没有意识到的是，从安理会的角度看，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现在的问题是，煽动南非侵略者侵犯其邻国的正是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如果里根总统可以肆无忌惮地这样干，博塔总统为什么不能呢？”这是后者在这个国际论坛上告诉我们的。

这两种侵略行径之间在逻辑和行动方面的相似之处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小小的地球上三个撒旦式残暴基地的本性，它们均属民主，而又互相补充其它二者的民主价值。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基地——一个在南非，另一个当然是占领着巴勒斯坦的基

地——比美国的母基地逊色，因为美国还占着作为人权卫士的优势。而其它二者只不过是民主的支持者。

这种吞没人类所有价值的百慕大三角关系清楚地解释了美国为什么毫无保留地否决安全理事会有关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基地的任何严厉决定。它最近一次投否决票是1985年11月15日。

最近的侵略行径再次表明建议性（实际应称为破坏性）接触同南非和占领巴勒斯坦的政权这两个犹太复国主义基地侵略邻国行径之间的不良联系。人们不应当忘记，美国的某些邻国并没有比南非的邻国或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邻国更安全些。事实再次清楚地表明美国为什么总是反对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事实也再次清楚地说明，英勇的军事抵抗是反对两个小魔鬼的唯一办法，因此，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应当支持一切解放运动，包括泛非主义者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西南非人民组织以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穆斯林进行的英勇的军事活动，而不应当在美帝国主义的指挥棒下转，不应当谩骂这些活动和解放运动，或斥之为恐怖主义。

事实再次清楚地表明，同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基地一样，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并没有任何改良的妙方。这两个基地都是应当用于干净利落的军事活动手术加以切除的癌症。

事实再次清楚地表明，有人利用法治的口号来维持现状和巩固种族隔离制度。美国私人银行的250亿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1亿美元的贷款是屈于美国的压力，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资金只是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本性的一点贡献。

最后，事实也再次清楚地表明，谁是恐怖分子？谁推行国家恐怖主义？正当所谓的英联邦知名人士在南非首都进行调解寻求谈判解决局势的时候，发生了对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赞比亚的袭击，这也许意味着所有这些调解和谈判只不过是拖延战术，企图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争取更多的时间，并且推迟所有革命的自由战士必定要对种族隔离政权进行的最后打击。

对三个邻国的袭击也就是对独立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目的在于进行恐怖活动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对安理会来说，这种战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或鲜为人知的。我国政府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所有革命人民强烈谴责对津巴布韦、博茨瓦纳和赞比亚进行的这些军事侵略行径。我们都对这些受害国家的善良人民表示同情。1986年5月2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就此发表了公报，我希望向安理会宣读这份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前一天，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根据其侵略本性，猖狂进攻南部非洲三个独立国家的领土。该政权由于无法抵抗国内人民日益高涨的运动和抗议，因而进攻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首都，并宣布其目的是镇压所谓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恐怖主义营地。

“比勒陀利亚政权最近对南部非洲三个国家的侵略是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协调和支持下进行的，世界公众舆论这时候还没有忘记美国对无辜的利比亚的侵略，并仍然在亲眼目睹占领巴勒斯坦的政权准备向叙利亚发动另一场侵略。

所有这些野蛮行径都是在反对恐怖主义的骗人幌子下进行的，其真实目的则是消除自由的呼声，粉碎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以色列和南非这类当今世界上不公正和压迫的化身的迅速高涨的运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谴责对独立国家领土的这种赤裸裸的侵略，呼吁所有拥护人权和正义的爱好和平的进步国家、以及富有人道精神的国际组织谴责这些侵略行径，并采取必要和协调的措施，同时和果断地反击这些罪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再次宣布完全支持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自由运动的斗争。伊朗宣布支持南非被压迫人民的斗争，直到人类的污点和道德败坏的渊藪——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倒台和彻底根除为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波尔人曾经于十九世纪末占领了现在称为南非的这块地方。盎格鲁撒克逊人对这一占领没提出什么问题，但一旦黄金和钻石被发现后，他们却得不前去，说得好听点，把该地区从波尔人的占领下解放出来。

纳米比亚之所以陷入麻烦之中，完全是因为特别是自从发现了铀矿之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认为自己有义务在那儿部署十万大军。中东发现了石油，于是美国现在认为自己义不容辞到那儿捍卫该地区的安全。

所有这些捍卫安全的事例——即美国和帝国主义强烈承诺捍卫安全的事例——使我想起了伟大的波斯诗人亚拉丁—阿丁·罗米的一首诗：

“孔雀的敌人正是自己的美丽，

“许多国王正是由于自己的王权而殉难。”

我相信，如果阿拉伯世界、南非或南部非洲的邻国内没有这些资源，美国便不会有如此强大的动力去支持这些地区或中东阿拉伯国家中占领部队。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们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国代表团机会参加审议南非侵略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这一问题。

主席先生，我们还要趁此机会祝贺你——友好国家加纳的代表担任五月份主席。我赞扬你作为一名外交官所具有的为人熟知的能力。我们相信，你能够极其客观地指导安理会的审议，从而使它得以履行受托的各项任务。

我还要感谢法国的德克莫拉里亚大使，因为他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我们极为震惊和愤怒地获悉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5月19日野蛮侵略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安理会在上次此类会议结束后不久后再次举行会议，是为了审议这些打着骗人的幌子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略行径。这些侵略行径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三个独立国家——而且也是联合国和不结盟运动成员的主权。它们也是非洲前线国家。

种族隔离政权的武装部队野蛮轰炸国际组织建立的难民营中的平民，特别是难民。

我不再赘述这些方面，因为前面的发言者已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

我国认为，这一侵略行径只不过是种族主义政权对独立的主权国家进行的一系列袭击事件中的一个。我们必须在此重申，如果没有怀有殖民野心的帝国主义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纵容和大量提供的财政与政治支持，南非政权是不可能继续在追击南非非洲国民大会的自由战士和其他自由战士的借口下推行大棒政策，对独立国家进行侵略的。因为美国自己对我们的一个兄弟国家，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和国际社会一道没有忘记这侵略行径。美国对主权国家的威胁现在对那些自己遭到侵略的国家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勾结者和同谋，特拉维夫一直在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实行同样的政策。由于得到美国的慷慨援助，特拉维夫一直在仿效南非。

这是一项旨在使白人少数统治永久化的扩张主义侵略政策的组成部分。种族主义政权在压制国内抵抗运动失败之后，开始采取更暴力的手段，企图一劳永逸地扑灭抵抗运动。几天前曾宣布，这一罪恶的侵略行径只不过是个开端，南非决意消灭自由战士。

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我们全力支持由印度代表昨天宣读的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的宣言。

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全力承担起其责任。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安理会身上，世界期望安理会对有系统地违反《宪章》并严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南非政权实施制裁。运用《联合国宪章》有关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第七章的规定，是种族隔离政权能理解的唯一语言，这将使土著居民有可能在祖传的土地上自由和体面地生活。非洲解放运动将继续斗争，直至种族隔离政权彻底垮台。

我们要表示声援非洲人民铲除种族隔离祸害的正义斗争。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穆斯菲尔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和我个人很高兴

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工作。你出名的外交能力和技巧使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将圆满成功。

我们要感谢德凯穆拉里亚大使出色干练地指导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同联合国所有其他机构一道，多年来一直在处理南部非洲的紧张局势。这一局势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的政策和做法的结果。国际公众舆论认识到这一不断恶化的局势。

南非人民每天面临着被谋杀、流离失所和丧失权利的状况。现在，这也成了前线国家的命运。我们深信，除非消灭种族隔离政权，否则南非将不会得到稳定，南部非洲将不会恢复和平。

我们认为，将种族隔离奉为其信条和生活方式的南非政府不会自行废除这一制度。我们还认为，种族隔离政权不是在非洲土地上产生的，因此，和平消除这一政权不会在非洲土地上发生。必须在种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信条产生的地方铲除它。必须首先在这一理论出笼的文化中铲除它。我们认为，只要种族主义在远离非洲大陆，为南非输血打气的地方根深蒂固，那么，谈论消除这种政权将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话。

因此，我国一贯支持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认为，没有这种制裁和封锁，种族隔离不能根除，因此，南部非洲就不能恢复和平。

南非对赞比亚、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采取侵略行动，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种族隔离政权，以及破坏旨在和平解决问题的对话。

该政府以下面三个理由为那一侵略行为开脱：反对恐怖主义；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进行自卫；捍卫文明国家。尽管这些开脱借口中最后一条需要更多的时间审议——这不能在这个论坛上进行，南非为开脱这种侵略行动而提出的所有借口以前都被使用过，安理会也都审议过。因此，我们不必再讨论了。

然而，我们相信，今后我们将更多地听到这类借口，许多其他国家将在这些借口下遭到侵略。我们相信，有人将会用这些借口为可能犯下的罪行开脱。共同使用这件借口澄清了使用这些借口的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安全理事会必须密切监督这一形势，尽力拯救，以避免这种积极侵略形式的重演。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津巴布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加纳是撒哈拉以南第一个打败殖民主义并获得自由的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旗手并是我们这个大陆上流离失所人的安慰的源泉。因此，它在所有非洲人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当然，这是非洲的伟大儿子恩克鲁玛先生热爱的土地。因此，主席先生，你是贵国这些神圣传统的象征。考虑到当前的议题，我国代表团最希望你作本月份安理会主席。

我国代表团赞赏法国代表四月份有效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并将此记录在案。

1986年5月19日星期一凌晨发生的事现在已人人皆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特务袭击了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共和国的首都。当天下午，我国总理穆加贝阁下发表声明，谈到了发生的事并表明了津巴布韦在这些事件上的立场。我愿向安理会宣读上述声明。

“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和种族隔离政权半夜袭击了主权国家津巴布韦的哈拉里两个地方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

“野蛮行动发生在城市的安哥瓦大街16号和安哥瓦公园的伊夫斯湾路19

号。在安哥瓦大街 16 号，种族主义分子破坏了一幢既有餐馆和理发店又有办公室的公共建筑。私人雇佣的一位警卫人员没有受伤。”

“在伊夫斯湾路 19 号，由于过去曾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占用的房子空无一人，故无人受伤。在这两个地方，当安全部队对袭击作出反应时，种族主义分子在惊慌中丢下了各种器材，包括通讯设备、车辆和炸药。”

“在后续行动中，安全部队逮捕了三人，我想现在共逮捕了四人，他们现在正帮助警察进行调查。调查一结束就将发布更多的消息。”

“这两次卑怯和无端的袭击的目标显然是作为前线国家之一的津巴布韦。通过对前线国家的这些肆意侵略行动，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显然已成为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它不受任何道义约束，为保卫和战胜它所倡导的非人的罪恶体制而野蛮袭击邻国。”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野蛮政权显然未能制止南非革命的潮流，或满足被压迫大多数人的正当要求，并蓄意当自己的国内问题归咎于独立的邻国。”

“我们拒绝承担对南非内部混乱的任何责任。我们和他国受到种族主义者的报怨和袭击，是因为我们支持南非的正义斗争，庇护并帮助逃脱种族主义罪恶的难民。”

“津巴布韦没有被吓倒，它将继续在《非洲统一组织宪章》范围内向南非解放运动提供政治、物质和道义支持。”

“今天的野蛮军事侵略突出表明了两个相关的因素。其一，南非政权已将国家恐怖主义作为政策，这必将导致这一区域危险的安全形势，因为受害于这一政策的我们将不得不保卫自己。其二，为保证这一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国际社会应采取紧急措施，施行全面的强制性经济制裁，孤立南非政权。”

在哈博罗内，空袭飞机摧毁了一些住房，打死踢足球的一个博茨瓦纳的无辜者，另外两人在当地安全部队鸣枪驱散人群之前受伤。在赞比亚，刺耳的喷气战斗机和突击队炸死了一个纳米比亚难民，炸伤10人，其中包括在卢萨卡附近一个难民营内两位安哥拉儿童，一个两岁，另一个5岁。在哈拉雷，哈拉雷下城的碎飞片击伤一位津巴布韦的守夜人。进攻的目标应该是一幢内有行政办公处、理发室和餐馆的公共建筑。一间小办公室在“GO—GO”餐馆的上面，我有一张“GO—GO”餐馆的图片，该餐馆在所谓非洲国民大会“活动中心”小办公室下面；这家小餐馆旁边就是理发馆。这些场所总是人满为患。第2个目标是在哈拉雷郊区非洲国民大会官员使用的一间房子。这间小居被认为是“转运输机构”。有人要安理会相信，赞比亚的一个联合国正式难民营、博茨瓦纳的一个居住区和津巴布韦一个小小的公共办公室和房屋是威胁南非安全的“活动中心”和“转运输机构”。

当然，如果种族主义分子要自欺欺人，他们尽管去做，但别指望国际社会会蠢到相信这种废话的地步。非洲国民大会在伦敦、纽约、巴黎、布鲁塞尔、罗马和许多其它地方有比在哈拉雷更大、更好的办公室和住所。这些也是游击队“活动中心”和“转运输机构”吗？博塔先生会派遣其杀手到伦敦、纽约和其它地方去摧毁这些机构吗？如果美国、联合王国和国际社会其它国家接受允许这种办公室在他们各自国家存在的义务的话，为什么在津巴布韦方面就拒绝接受这种义务？作为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的成员，我们负有类似义务，我们必须履行这些责任。比勒陀利亚为其袭击目标辩护的理由是虚伪、不合逻辑和荒谬的。其狡辩一贯是具有欺骗性的：一整套谎言、搪塞和梦话。

种族主义分子袭击这三个国家，主要是因为它们与南非的政策背道而驰。它们为成功不分种族的社会树立了良好榜样，它们是和罪恶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不共戴天的仇敌。第二，该政权企图通过树立外敌来转移对其内部动荡与不和的注意力，这是多数法西斯主义政权的惯用手法。第三，种族主义分子想要破坏其邻国的形象，特别是即将主持第八届不结盟运动最高级会议的津巴布韦的形象。最后，

这三个国家对种族主义政权是个威胁，因为它们相信并实行民主、平等、兄弟情意、非种族主义等种族隔离政权视为颠覆性的思想。博塔愚蠢地认为，他能使国内大多数人民同这些思想隔绝。多么可悲！如同晚期的卡努特国王一样，他徒劳无益地站在林波波河上，伸出双臂企图阻挡冲击其国土的日益高涨的自由浪潮。如同早期的卡努特，他是肯定要遭到同样失败的。

博塔袭击其邻国的借口在道义和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并且是十分不老实的。他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章为其行为辩护说是为了自卫，并拿美国袭击利比亚作为国际法已经接受的先例。我国政府对此已表示过立场，并记录在案。我听说过魔鬼援引圣经，但我从未想过会看到如此明显的事例。

在联合国看来，种族隔离是对人类的犯罪。博塔政权就犯了这一罪行。联合国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犯罪公约指出，种族灭绝是对人类的犯罪。种族隔离政权犯了种族灭绝罪。每天屠杀黑人婴儿、学令儿童，男人妇女现在已到种族灭绝的程度。每一个开化民族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有责任与义务起来抵制种族隔离政权对人类的犯罪。该政权从道义和法律上都无权存在。它已无可救药了。它不能为保护自己而祈求管理文明人类在国际关系中的崇高原则。

我们向博塔疾呼：“你徒劳地援引联合国文书为自己辩护，联合国不理睬你，并剥夺你作为政府存在的权利。它严厉谴责你。它要消灭你的政府体制。”

种族主义政权代表昨天在安理会内要南非邻国接受其国内的社会政治体制，以此作为建立友好睦邻关系的条件。但我们怎能接受一个罪恶制度和对人类犯罪呢？他还要我们同他和南非就我们区域的和平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要说当你的背信弃义在恩科马地协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之时，你怎么敢要我们同你达成协议。我们要对南非说，先通过履行你根据恩科马地协议的义务向我们表明你是可信的。

博塔的袭击行动不仅没有任何道义或法律理由，而且袭击的时间也是很令人沮丧，因为它们正发生在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在南非努力寻找解决该国问题之时。你简直疯狂到家了？

结果。就莱索托而言，一届政府因此而下台了。限制或禁止输入劳力的作法曾先后被用来对付南非的所有邻国。据计算，由于南非采取的与劳工有关的报复行为，莫桑比克仅在1984年就损失了二十六亿美元的收入。对于津巴布韦，南非利用武装匪徒破坏了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之间的主要铁路联系，其结果是津巴布韦的绝大部分货物不得不经由更长的路线和费用更昂贵的南非港口出口。同经由莫桑比克较短的路线相比，这使得津巴布韦不得不以每吨多五百美元的费用出口一些商品。赞比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安哥拉，我们都知道携带“毒刺”导弹的安盟匪徒为使班吉拉铁路瘫痪而干了什么事。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具体例子来证明这些制裁。但我想我们已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南非有一个对其邻国进行政治与经济制裁的政策。我们以前曾指出过，南非对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制裁已使有关国家在过去五年中至少损失了一百亿美元。人们也知道，南非通过其破坏稳定的活动已在邻国造成了至少十万人的死亡。这些都是真实和可怕的事实与数字。

这就是我们的局势的真相。南非已经在对我们使用制裁的武器，而且这一武器也证明是有效的。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西方朋友试图争辩说，对南非的制裁首先在道义上首先是错误的。其次、受害的是不应受害的人，第三、制裁是无效的，第四、将伤害其邻国等等。我们已经在受害，而且知道制裁是有效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对付南非自己的问题上，我们都知道，国际银行界在无意地对其实施有限制裁时，几乎使南非屈服。

我们今天对安理会提出的要求并不多。我们并不要求安理会实施新的制裁。我们所要求的是将安理会通过的目前的联合国自愿措施——其中一些措施得到了英联邦的支持，另一些措施得到了欧洲共同体的支持，还有一些已成为美国的法律——改成强制性和义务性的制裁。我们并没有提出尚未实施的措施。我们请求安理会做的是向南非发出比以往的信息——那些信息至今为止似乎对南非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更为强硬的信息。我们要求安理会表现出政治意愿、决心和坚定的态度。

主席先生，这使我想到了贵国那里有两位在市场上卖东西的妇女相互夸耀现代技术的奇迹。第一位妇女说：“我的表亲在英国装了一条木腿，回来后每天跑五英里。”另一位妇女说：“我的表亲在美国安了两条木腿和一条木臂，回来后每年都参加三十英里的马拉松赛跑。”在她们旁边站着一位年青的南非女学生。她说：“我国有一个装了木脑袋的人，他是国家的管理人”。

说了以上的话之后，重要的是，我们应看到一个事实，即最近的攻击并非孤立的反常现象。绝非如此。这是对前线国家和邻国实行制裁这一既定政策的组成部分。是的，比勒陀利亚一直在有系统地推行其制裁其邻国的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对我们每个邻国实行经济、军事和政治制裁。这些制裁是有规律和毫不手软地加以实施的。在这一背景下，星期一发生的事件上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比勒陀利亚重视这些事件是因为这些事件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是因为可以给这三个国家造成实际的物质损失。在津巴布韦的问题上，情况似乎比勒陀利亚真心实意地以为自己的行为可取悦它的一些有势力的朋友，南非认为，这些朋友想扼杀津巴布韦。然而，更加邪恶和广泛的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暗中进行的。南非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一个叫做德昂·盖尔德灰斯的教授应种族主义政权的特别要求，于1981年写的一篇文章详细地阐述了比勒陀利亚对其邻国实行制裁的政策。那篇题为《区域经济关系对南非的一些战略影响》现已发表，供公众阅读，不再是秘密。请允许我简单地综述一下。该文表明南非如何能够首先利用自己的铁路和港口来挤压、卡南非的任何一个陆锁的邻国，即通过操纵火车车卡和港口停泊设施的提供和强行征收额外费用，或宣布对经由南非出口的货物数量加以限制；第二，限制或禁止从其邻国输入劳力；第三，利用边境贸易站来骚扰那些通过南非到达外部世界的国家的国民；第四，禁止和控制过境到达邻国的物资、如石油的数量。我就不再往下一一列举了。

该文强调，南非采取此类行动的方式决不应使外界认为是故意的。

上述措施已经和正在定期实施。我们最近看到了操纵边境贸易站能取得什么

因此，让我们不要用堂皇的虚伪来掩盖我们的自私。我们需要作为朋友坐下来，宣布我们彼此的真正利益，以便我们能坦诚地看到我们怎样做才能实现把南非从灾难的边缘拯救出来的共同目标。让我们不要耍手腕和装作无关状。我们对西方朋友说：我们很了解你们在南非的担忧和利益。我们知道你们想保护这些利益。我们准备同你们讨论这些利益。但其基础必须是诚实和坦率。

最后，让我呼吁美国朋友：我们现在应当放弃“联系”和“建设性接触”和提供“毒刺”地空导弹。这些不是政策，而是妄想和幻想，是为了在我们区域制造突然开的药方。它们阻挡了纳米比亚独立和使种族主义南非得到尊重。因此，我们呼吁美国朋友三思。

最后，我们要告诉所有朋友，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谈判和行动的时候。我们欣赏出生的神秘，因为我们看到的死亡太多了。我们希望，没有人竟然会认为他（她）能够用种族主义政权来阻挡我们选定的道路，或教训我们臣服。正如我国总统所说的那样，我们清楚地看到

“南非政权把国家恐怖主义作为政策，必然导致该区域安全局势面临危险。

因为我们是这种政策的受害者，我们不得不保卫自己。”

让我们希望，没有人会燃起一场森林大火。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国和我所说的非常友好的话。

艾莱恩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衷心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五月份的主席。我知道在你的出色领导下，安理会工作将得到干练和公正的指导。

我也想赞扬你的前任、法国常驻代表德克默里拉亚大使，他积极和负责地主持了安理会4月份的工作。

1986年5月19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侵略行径进一步令人信服地证明，南非的局势无疑需要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适用于威胁或破坏国际和平行为的行动。

就在1986年2月13日，安理会在其第581(1986)号决议中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威胁要继续侵略前线国家和南部非洲其他国家。另外，强烈警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要对非洲国家进行任何侵略、恐怖主义和破坏行动。

因此，我们意外和慷慨地获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再次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发生猖狂和无端的军事进攻，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代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人民向受到最近行动损害的政府和死者家属表示真诚的慰问，并声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捍卫自己主权、独立和不结盟地位方面的努力。

种族隔离政权以自己的行动无视和蔑视了国际社会的意愿和继续向联合国和《宪章》挑战。

安理会经宪章授权对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责任，现在安理会必须对种族主义政权最近的侵略行径行使其职责。

以继续进攻南部非洲国家为具体表现形式，比勒陀利亚政权是在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进攻，其根源在于该政权一直坚持在南非永久维持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被认为是危害人类罪行的种族隔离已遭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明确谴责。此外，人们普遍认为，立即铲除种族隔离是南部非洲获得和平与稳定的必要步骤。但是，尽管安理会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比勒陀利亚政权还是无视许多要求通过完全废除种族隔离而在南非实现和平改革的呼吁。相反，种族隔离政权不断制定进一步加强种族隔离的阴谋。任意杀戮、持续暴力和对黑人和所有种族隔离反对者的大规模镇压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忧虑和无比愤慨。

我国代表团深信，南非政权的暴力和镇压极大地恶化了南非的局势，必将导致不断增加的具有严重影响的暴力。

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争取南非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最近这些袭击发生在英联邦名人小组在南部非洲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刻，这就必须令人思考。安理会现在必须以明确无疑的决心采取行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政权实行制裁。如果安理会真心诚意地希望有效地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实现南部非洲的和平，这看来是本机构最有效的手段。

安理会是否需要一个先例？我们不要忘记关于另一个种族主义政权——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 381(1967)号决议，当时安理会克服一切犹豫，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施行制裁。

在这次问题上，请允许我引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外交部长、尊敬的埃罗尔·马哈比尔先生在最近南非袭击之后所讲的话，他说：

“看来只有经济制裁或者更加有力的行动才能解决问题”。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引用《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为跨越国际边界的武装袭击进行辩解，是荒唐的，是对人们智力的污辱，是以不正当手段在联合国范畴外擅自修改《联合国宪章》。

考虑到一个依靠对国内绝大多数人进行镇压和使用大规模暴力维持统治的政权最近居然企图修改《宪章》第 51 条以便制裁侵略，这种现象甚至更加令人费解。

我国代表团最后敦促安理会成员保证，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安理会实现其目标的唯一和平手段——这一目标就是在南非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社会，一个以全体人民充分、自由地行使全体成年人民选举权实现自决和多数人统治为基础的社会。只有实行这种制裁，才能和平地根除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部非洲恢复和平与安全。

主席：我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我现在以加纳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首先向上月份安理会主席法国的德凯穆拉里亚先生的领导工作表示他受之无

愧的敬意。我很高兴，他今天在坐听到我国代表团对他以自己的明智和风度给安理会提供的指导表示十分真诚的感谢和赞赏。

今天，加纳代表团同国际社会一起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最近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三个主权国家犯下的罪行。我国代表团认为，南非的袭击——在这里我们借用美国代表团的话——是应受指责的、不负责任的和不可原谅的。我们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这些非法的野蛮行径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希望各国能从中汲取充分的教训，在会议结束时向种族隔离政权发出一个大胆而明确的信号说：安理会将不再容忍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

仅仅在几个月前，在一场因类似情况——即博塔政权侵犯安哥拉主权和领土完整——引起的辩论中，加纳外交部秘书奥贝德·阿萨莫阿先生趁机预先告诫安理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我现在引用他的话——

“根据它对黑人的偏见和蔑视，今后很可能重复同样的残暴行径”。(S/PV. 2617, P. 27)

种族主义政权在此之后对安哥拉、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犯下的暴行，以及5月19日（星期一）飞机空袭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罪行，又令人痛心和不安地证实了这一预言。对于那些在过去对种族主义政权还抱有幻想的人们我们今天要再次指出，以直接或借手安盟匪帮这样的代理人非法、强暴地入侵前线国家领土为表现形式的南非国家组织的恐怖行径一贯并将继续是其政策的主要特征。

这些政策的基石是南非政权心怀叵测地决心破坏前线国家的稳定，支持种族主义政权维持对纳米比亚非法统治和迫使前线国家放弃对解放运动支持的双重目标。我国代表团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最近对前线国家的侵略毫不新奇，它们只是再次表明南非继续蔑视国际法与公众舆论。但是惊人的是，种族主义政权能够使这一地区的紧张升级到如此地步，进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必须严肃注意的正是对南部非洲和平与稳定的这一威胁。

加纳代表团深感遗憾，种族主义的少数人政权得以长期违抗国际社会，因为它得到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主要是因为某些成员国的态度。有人直接和间接地一再要求让种族主义政权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和平改革，这已被证明是幻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特别是去年夏天以来，从种族主义政权的暴力和屠杀的循环中看到，南非当局不懂也不理会和平的语言。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国际社会某些成员继续反对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即使无意，也是对博塔政权间接的支持。

实际上，我们不能不看到选择星期一进行袭击的意义。这些野蛮行径发生的时候，英联邦首脑会议设立的知名人士小组正在忙着安排通过谈判实现政治解决的和平道路。也正是这个时候，有关在这一地区普遍加强安全的会谈正在进行，而这时候在种族隔离政权镇压之下死亡的南非黑人人数达到空前的程度，每天都有五六人。难道我们还需要什么比这些行径更清楚的证据来说明博塔是一个战犯，来说明种族主义政权在恐怖中比在理智中找到更大的安全呢？

鉴于这些事件，我国代表团要求安理会在审议过程中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明确肯定我们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决心，并且消除这个制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在要求采取具体措施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机构贯彻自己宣言的信誉岌岌可危。我们不能蒙上一种仅仅把我们有关南非的无数决议当作无所作为的形象。这样只会有利于南非和平的敌人。

安理会的成员将会看到，昨天和今天上午在安理会上发过言的许多代表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安理会还要让南非对主权和独立国家发动多少次侵略才会采取行动呢？人们一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确实体现出对安理会的信任正在下降。如果要在国际上避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话，安理会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这种不幸的局面。

让我来提醒一下这个机构的同事们，我们是安全理事会，我们担负着防止发生审议之下这种局势的任务，我们应当利用安理会具有的权力来维护《宪章》。让我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吧，而不要让那些其行动摧毁我们组织真正基础的人得到快慰。

最近南非政府对前线国家采取行动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呢？从道义上来说这些

袭击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是暴力的行径；这些行径根据我们的共同定义构成了国家恐怖主义，违背了《宪章》的精神和实质，企图维护一个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普遍谴责的制度，为过去的一系列不可饶恕的相似侵略行径增添了新的一环。那么，安理会为什么阻止根据自己的任务对这个顽固的国家采取行动呢？南非的本届政府的确是一个少数政权，代表着白人利益，而且对其目前的局势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实际上，如果安理会再不对此采取坚定的行动，那将是有意无意地赞同国家恐怖主义、非法行径和种族主义。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抗拒这种诱惑。

基于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加纳代表团成为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第 S/18087 号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安理会的成员将注意到，决议草案没有要求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尽管这是加纳政府的政策。这是为了让安理会在目前这次辩论中能够一致地通过一项决定。前面已经解释过，所建议采取的有限和有选择的行动并不是什么新内容。这些不过是立法机构和多边组织，特别是西方的这些机构和组织已经对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行动。因此，其目的是把这些行动置于联合国的保护伞之下。我们认为，决议草案的语言稍作调整，就能够达成一项一致的決定，我们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一道作出庄严的努力，以期这次能够获得成功。把我们自己限制于仅仅谴责军事袭击——这是过去多次采取的行动——将会鼓励南非重犯这种罪行，这是不明智的。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呼吁安理会的同事一起向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发出一个一致的信息：安理会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赞成非法侵略，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换言之，针对南非的背信弃义和对会员国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安理会表示坚定的集体意志现在比南非的罪行更重要。安理会不要在真理的这个时刻失败。

现在，加纳代表团要说，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不仅应享有援助，更好地捍卫领土不受南非防卫部队和代理人的侵略，还应得到这一犯罪行为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的充分和公平的赔偿。

最后，我愿代表加纳政府和人民，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向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政府和人民表示真诚的慰问，我们不会被吓倒，将继续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义斗争。我们呼吁安理会的同事主持正义，不懈地捍卫《宪章》。我们希望这一呼吁将不会被忽视。

我现在恢复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她发言。

伯恩小姐（美利坚合众国）：我们今天再次听到苏联、利比亚和伊朗试图颠倒是非。我们都知道，这三个国家继续采用惯用的弥天大谎——重复假话的次数越多，它被接受的可能性越大。我国代表团不会允许这种谎言通行无阻。

对于我们今天从这三个代表团中听到的这些颠倒黑白、迴避事实、拼命捏造的大杂烩，英语中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相信，人们不会注意到，伊朗代表要求用武力消灭一个在联合国中有正当地位的主权成员——以色列。

然而，不值得化费安理会更多的时间来逐一例举这些侮辱性的词句。只须说我们完全予以拒绝，就足够了。

我国代表团驳斥这样一种谎言，即美国对利比亚采取的行动和南非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袭击两者之间有关系。利比亚是世界上提倡国家恐怖主义的主要国家。伊朗也不落后。每星期都可以看到报导，利比亚外交官——我十分勉强地称他们为外交官——由于“进行不符合其身份的活动”而从一个又一个国家里被驱逐出来。

另一方面，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政府进行了认真的努力，以结束针对南非的边界外暴力的恶性循环。因此，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利比亚以恐怖主义为主的外交政策与这三个前线国家为推动对话和合作而进行的努力毫无相似之处。

我们同样要驳斥这样一种说法，即美国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即积极促进南部非

洲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合作——对南非的袭击负有责任。我们认为这种说法违背了事实。美国谴责南非政府的这些行动，并且今天采取具体的措施表达我们的谴责。美国政府驱逐了南非驻华盛顿的武官，并召回了我国驻比勒陀利亚的武官；这证明，我们对南非军事当局侵犯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主权所感到的愤怒。

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对非洲大陆采取的建设性态度将在下周大会特别会议中得到表明。在这场论中，人们不妨有兴趣地观察一下，除了言语和武器之外，苏联及其盟友还会向非洲国家提供些什么。

下午8点零5分会议暂停，9点55分复会。

主席：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尔塔斯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众多代表发言之后，时间这么晚了我还要求发言，对此我表示歉意，但是，在听了今晚的发言之后，我觉得有必要行使答辩权。

美国代表使用的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一句阿拉伯谚语。我这里关心的不是这句谚语的出处，我颇感兴趣的是，当南非政权领导人博塔宣称美国对利比亚发动空袭，已为他开创了先例时，他为这一谚语作了绝妙的注解。博塔将这一先例当作普遍规则，一条他在任何时候想袭击其邻国时都可以援引的规则。

他在美国先例的基础上援引这条规则，体现了美国代表使用的那个谚语。种族主义政权的领导人将以行使自卫权以消除“恐怖主义”为借口，企图为其侵略非洲邻国的行为辩护。这正是美国在向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悍然发动野蛮的侵略时使用的伎俩。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领导人援引的美国先例完全违背了《宪章》有关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的第2条第(4)项，并且违反了第51条。

美国的行动并不是出于自卫。利比亚的舰队并没有在美国的水域游弋，也没有对美国目标发射任何导弹。事实恰好相反。美国不断在利比亚海岸附近举行军事演习，派遣飞机袭击利比亚海岸上的目标，进行实弹演习。全世界对美国袭

击的黎波里和班加两城市、杀害儿童和老人感到震惊。这就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领导人提及的先例。

安理会没有对美国的这一袭击行径进行谴责，这就纵容种族主义政权的领导人援引这一先例。这是国际关系和国际行为中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美国对利比亚的袭击是同种族主义政权对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博茨瓦纳的侵略，而不是对伊朗或叙利亚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一侵略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南非发动的。

我们刚才听说，三个国家的代表团将对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这三个代表团正是否决谴责美国袭击利比亚行径的代表团。如果这一传说确切的话，这不是一种巧合，它将是肯定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领导人所作的答复。

艾莱恩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经过对载于 S/18087 号文件中决议草案案文的长时间谈判，草案的起草国要我介绍下列口头订正。

在序言部分第 2 段第二行，删去“并且不得”，代之以“或”，使整句读为：“任何国家的……独立或……进行”。

在序言部分第 7 段第二行，删除“国际”一词，在“对”字后加上“在南部非洲”，使整段读为：

“同时严重关切 1986 年 5 月 19 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侵略行为对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在序言部分第 9 段将“人类”一词改为：“人类良知与尊严”，使最后一部分读为：“违反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行”。

在序言部分第 11 段第一行，删除“西方”二字。

在序言部分第 12 段，删除本段最后的“已经彻底失败”，代之以“并未奏效”，这样整段读为：

“注意到所谓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并未奏效”。

下面的订正包括新起草的序言部分第 18 段，列于现在的序言部分第 17 段之后，该段的内容是：

“并注意到知名人士小组寻求和平解决南部非洲的局势的努力”。

原先以“又回顾第569(1985)号决议”开始的序言部分第18段现在成为序言部分第19段。

执行部分第1、2、3和4段没有变动。

在执行部分第5段中，删去“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因而该段应为：

“又表示声援南非人民在其生长的土地上为自由和正义而进行的斗争；”

在执行部分第6段中，将“第七章”，改为“的规定”，因而该段应为：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

案文没有其它修改了。我代表决议草案的提案国，要求安理会就经修订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我希望，经过这些修改之后，安理会能够通过经修订的决议草案。

主席：我注意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要求对第S/18087号文件所载、经他代表其它国家口头修改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我十分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的口头修正。我认为这是很有用的；鉴于这种情况，我想要求对序言第12段和执行部分第6段进行分别表决。

艾莱恩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根据第32条，我要求我们对修正后的决议草案进行整体表决。

主席：我愿援引暂行议事规则第32条的有关部分，其内容如下：

“除非原提案国反对，在任何代表要求下，可对动议或决议草案的若干部分分别进行表决”。

由于决议草案原提案国反对对决议分别表决，安理会现在作为整体审议该决议草案。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听到你说决议草案的原提案国反对我提的建议。我没听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这样说，他是否说了，我不太清楚。我可否要求澄清这一点？

艾莱恩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我原认为如果有人要对决议草案分别进行表决，我作为提案国代表却要求进行整体表决，我想事情就清楚了。但为澄清疑问，我愿通过你告诉安理会，我被经修正的决议草案原提案国授权告诉安理会我们反对该建议并要求对整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主席：我感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的澄清。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由刚果、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提出、载于第S/18087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是否有任何安理会成员愿在表决前发言？

德克姆拉里亚先生（法国）：法国代表团原本希望能通过这一项清楚表明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明确斥责的决议来表达对南非袭击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一致谴责。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理由以强制性制裁来取代国家措施。在此情况下，我们不能接受原决议草案。此外，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目前我们收到的决议草案中所用的某些说法。

法国代表团已向决议草案提案国讲明自己的立场。我们的一些建议已被考虑进去，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所作的更动不足以使我们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在此情况下，我国代表团不得不弃权。

主席：由于表决前不再有代表团要求发言，我现在将第S/18087号文件所载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 澳大利亚、保加利亚、中国、刚果、丹麦、加纳、马达加斯加、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委内瑞拉。

反对： 联合王国、美国。

弃权： 法国

主席： 表决结果如下：12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由于有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我现在请任何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伯恩小姐（美利坚合众国）： 美国过去曾多次在此和其他地方解释了我们反对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原因。我们认为，破坏南非的经济不会有利于任何人，尤其不利于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受苦的人们。我国政府还认为，断绝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断绝政治关系，使我们失去对比勒陀利亚施加影响的手段，使国际社会无法及时和彻底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美国不会拒不理睬南非的几百万黑人和南非日益增多的对西方抱有期望的白人，他们希望西方能促使南非政府放弃其野蛮和不人道的政治制度，使得大多数人的声音可直接参加对内与对外政策的制定。

鉴于上述原因，美国政府不能支持要求实行强制性制裁的语言。我们认为，在我们致力于实现摧毁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共同目标时，所有国家都能够自己决定采取何种最适当的措施。

约翰·汤姆森爵士（联合王国）： 我相信，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都对安理会不能以通过一个协商一致意见的决议这种方式来表示一致谴责南非最近的行动感到遗憾。尽管如此，所有的成员国都谴责了南非最近对其邻国采取的行动。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不幸的是，由于一种策略上的情况，安理会未能如我国代表团曾希望的那样大声和明确地发出这一信息。

我们曾告诉有关的提案国，付诸表决的决议草案中有些段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们说出了原因所在。这些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我没有必要加以重复，因为我们曾多次重申过。我只想提一下我今天早些时候的发言，即我1985年11月15日在安理会的发言和1985年10月29日在大会的发言。

然而，有一、二点要强调一下，我想是有益的。首先，尽管出现了这一不幸的结果，但安理会在辩论过程中已表明了对南非行动的强烈和一致的谴责。除了执行部分第6段之外，我国代表团本来会投票赞成执行部分其余各段。第二，我们认为，任何行动都不应把英联邦的主动行动取得成功——不论做到这一点多么困难——的机会给毁掉。这一主动行动所处理的毕竟是主要点：和平地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安理会曾多次表示，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和南部非洲问题的根源所在。实际也是如此。在多年来所正在进行及已经尝试过的努力中，英联邦的这一行动展现了通过与正确的手谈判、通过废除种族隔离和平解决南非问题的最好前景。我们认为，这是压倒一切的目标。我们不准备采取有可能危及这一长远的基本目标的短期步骤。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希望南非政府明确地认识到下列一点：它对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提出的建议所作的反应是关键所在。这也决定了国际社会将采取何种态度。这是重要的——我不打算指出如果南非政府不作出积极的答复，那将会采取何种行动，但对于南非人民，对南非的白人和黑人及有色人种来说，这一点则更为重要。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该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不准备接受我提出的建议——进行逐段表决。我认为，如果他们接受了这一建议，那我们本来可以通过一项协商一致的决议。我认为，这本来可以给南非政府和南非人民发出一个令人信服和强有力的信号。事实是，安理会发出了一个反映分歧的信号。我们对此感到遗憾。这是不幸的。尽管如此，我国政府的立场一如既往。我们谴责南非的行动，安理会正是由于这些行动而召开会议。我们谴责种族隔离制度。我们支持知名人士小组及其努力，我们警告南非政府：南非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事实上是完全——取决于其对英联邦的行动做出何种反应。

比尔林先生（丹麦）：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因为该草案反映了我们政府的政策。但与此同时，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为此做出了努力，今晚仍未能通过一项决议。我们在参加这些努力时抱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安理会一致作出的决定是向南非政府表明我们对其在南部非洲推行的政策的共同看法的最佳方式。

主席：塞内加尔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在两天的辩论中，我们注意到两个根本因素；一方面我们看到非洲热衷于和平、根除种族隔离、和首先是在南非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其中所有黑人、有色人和其它种族集团能够在和平与谅解中生活——所有这一切将开创南非政府与邻国合作的时代。

我们也注意到辩论中所有发言者都强调需要严肃警告南非停止对邻国的一再进攻，并敦促它听取理性的声音、国际社会的呼声，结束种族隔离的政策。

发言人在这里还强调对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侵略是为了破坏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调解的努力。在这方面，必须找到方法使这一值得赞扬的努力得以继续下去——这一努力即使不是与国际社会已经作出的努力相辅相成，也是其补充。

根据表决，安全理事会不结盟成员提出的决议草案已被否决，非洲现在完全可以有理由问，是否还有机会请国际社会帮助和平解决问题。

我们被告知，对南非的强制性制裁——或者甚至是有选择的制裁——都不可能使南非讲理；此外，制裁可能危及邻国和南非的黑人。但我们只有得到人们的同意才能使他们高兴。这里和别处一样，我们看到直接涉及和关心这些措施的人们——我指的是南非的黑人和南非的邻国——已经向国际社会表明，不管是什么苦头，他们也准备接受和承担。关键问题是要通过这苦难在南非伸张正义与平等。

不管我们经历什么痛苦，我们不能掩盖这点，非洲将象过去一样动员自己的力量，利用自己富于创造的想象力，以便有一天在我们区域消除这一危害人类的罪行，以便现在处于深重苦难中的只有不仅在兄弟中而且要在能够帮助他们的人中进行说服才

能表明自己意见的黑人将使人们听到自己的呼声并给自己提供援助。

我们尊重每个成员的投票；这是它们的主权，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但要让人们了解非洲的苦难。但愿有一天人们会理解非洲人要求在非洲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社会的愿望。

舒斯托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们感到极其遗憾，由于安全理事会两个常任理事国投票反对，安全理事会未能通过决议草案。

我们也想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这样的事实，美国代表投票反对决议草案完全证实了我们发言中有关美国政府在南非对南部非洲其它国家的侵略政策问题上所持立场的话。美国代表的投票也完全暴露了美国企图驳斥我们的发言是没有根据的。

在我刚才提到的发言中，对几个代表团——其包括对我国代表团——进行了攻击；这不值得我们认真讨论。我们强力驳斥这些指责，认为没有必要作出答复。

最后，我要指出，尽管决议草案未获通过，所有支持它的人可以相信，苏联将继续根据决议精神行事，将进一步执行其支持这一正义事业的政策；南非野蛮进攻受害国的政府和人民正在为之而奋斗。

加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今天晚上，保加利亚同其他11个安理会成员国一起投票赞成由刚果、加纳、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保加利亚认为，决议草案的原案文适合并反映了局势状况以及安理会的讨论。我们愿意投票赞成不作任何修改的草案原文。当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代表提出修正案时，我国代表鉴于种种原因，认为已就这些修正案取得了某种一般性协议；我们今天早上就想向安理会发出这样一个具体的呼吁。

当然，我们感到遗憾，决议草案未能通过。就我国代表团而言，“遗憾”或许是我们可用的最轻的词。我们将在这方面发表更多的正式意见。

就整个安理会而言，我们没有能够使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三国和人民

相信，我们理解他们遭受南非侵犯之后的处境。但是在讨论中，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全部——确实谴责了南非的侵略行径。安理会没能通过一份决议，只是因为两个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因此，责任在这个理事国的身上，而不在于安理会。顺便说一下，最后这句话引自保加利亚代表今天上午的发言。

即使十分粗略地看一下安理会去年和今年的活动就能得到一个清楚的概念。1985年，安理会曾5次讨论南非侵略邻国的事件而且次次都有具体指责。安理会在每个指责下都有一份决议草案，避而不谈经济制裁问题。考虑到各种有关因素，在今天这场辩论中，安理会应该及时地就对南非实行最低限度的制裁达成协议。安理会应该给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这样一个信息。

我要向安理会保证，因两个常任理事国否决而未获通过的决议草案，其订正案文将送交保加利亚政府。我确信，我国政府将象过去遵守类似规定一样遵守决议草案中的规定。并将在这一方面采取更多的步骤。

主席：发言名单上没有人发言了。安理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上这个项目的审议。

下午10点45分散会